

初探王治心的本色化神學對今日香港教會的啟迪

何慶昌

引言

十九世紀末，中國教會已出現自立和本色化的訴求。進入民國時期，基督教本色化成為當時基督徒知識分子的流行話題，作出貢獻者有趙紫宸、劉廷芳等人；但能夠在家庭倫理及教會崇拜中，提出具體的本色化方案者，可數王治心（1881-1968）。¹他所作的努力，連今天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交融持保守態度的學者，都對他作出稱許，²故引發筆者對他鑽研的興趣。

出身背景與本色化的關係

王治心接受的是傳統的儒學教育，於清末科舉中取得庠生資格，³曾擔任新式學堂教員。⁴王氏皈依基督後，受洗成為監（衛）理會信徒，並先後擔任《興華報》和《文社》兩份基督教雜誌編輯，又在幾間大學教授國文，退休後在金陵神學院擔任半義務編輯工作，⁵著作有《中國學術源流》、《基督徒之佛學研究》、《中國歷史的上帝觀》和《中國基督教史綱》等。⁶

若從王氏的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和著作來看，一定會認為他對西方社會和文化缺乏認識。然而，早在王氏擔任《興華報》編輯時，⁷已同時注視中國和西方的文化；他以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對在中國佛教、傳統學術思想、上古文學中的上帝觀作出勘察，並探索它們與基督教對話的空間。

本色化建構的方法

家庭、教會節期與崇拜可如何進行本色化是王治心的主要關心。他首先從聖經入手，尋找與這三個範圍有關的教導原則，掌握其源流和發展；最後也是最困難一步，就是將聖經的教導應用到這些範圍上，此過程既需要以聖經的教導修

正各範圍所出現的弊端，但同時又要保留和發揚這三個範圍的原來精神。

在淘汰、改良、保留、發揚等角力的過程中，形成多種可能性的提議，以適切不同的家庭處境和信仰生活需要。王氏明白到他所作的提議只是針對某個處境，不能放諸四海。因此王氏認為本色化的工作是，需要透過應用到實際處境，然後作出反思與改良，並同時搜集同道意見，集思廣益。以下我將會展示王氏在家庭、教會節期及崇拜這三方面，所作出的具體本色化方案。

家庭本色化的建構

1. 「孝」

王氏發現中國家庭倫理的「孝」與基督教「愛人如己」的教訓有共通的地方，遂將「孝」的觀念進行基督教詮釋；王氏提出「孝」應該建立在「愛人如己」這種互相尊重的關係上，故此，王氏認為中國傳統家庭的父母不應行專制教導，應給子女自由；子女也應奉養父母。⁸在當時父母子女缺乏平等對話的情況下，王氏所作確是一種突破性的建議。

2. 「祭祖」

於祭祖方面，王氏保留祭祖乃不忘本的原意，但摒除具有迷信色彩的表達，並注入基督教元素；令祭祖禮儀結合慎終追遠和基督教的精神，消弭基督徒被指為不重視孝道忘本的誤解，也向西方教會說明祭祖不是拜偶像的行為。

王氏提出於祭祖活動中，信徒不但追念自己家族祖先，更記念給予生命的上帝和賜予新生命的耶穌。這無疑豐富了中國人「孝」的觀念；「孝」不單指人與父母的關係，更指向與上帝的本源關係，因為藉

道成肉身的耶穌使世人加入上帝的大家庭，人類成為上帝的兒女，彼此尊重相愛。⁹

教會節期和崇拜禮儀的本色化

於制定教會禮儀和節期方面，王氏刪去西方教會傳統禮儀的繁瑣，並嘗試配合中國的節期。他以「反省」和「創造」的原則提出各種方案；「反省」是指追溯禮儀或節期本身的源流和原意，撇除西方文化特色和中國迷信元素，保存其原來目的和意義；「創造」是因應現實處境，令禮儀適切地表達其現代性禮儀，這不是一次便完成的過程，是需要按環境和時代，也因應中國人宗教經驗的方式而作出修訂。故此，禮儀的創造是不斷進行和發生的。

以慶祝聖誕為例，在佈置上，王氏建議教會大門掛上紅彩帶，懸掛「慶祝耶穌聖誕」燈籠，自大門至禮堂的庭院張掛五色布幔、沿路兩旁懸若干盞五色燈、禮堂前掛「普天同慶」橫額、兩旁垂長聯。

至於慶祝禮儀可分四段時間舉行：

1. 禮拜：在早上九時舉行，全體信徒到已懸掛耶穌降生圖畫、燃燭燒香的禮拜堂默想、祈禱、讀經和靜修；
2. 祝典：於十時起舉行慶祝禮，先是燃點燈燭、鳴鐘齊集信徒於院中；信徒在詩班唱歌、笙笛伴奏下魚貫進入禮拜堂；牧師依次朗讀經文、舊約和新約經文；接著全體信徒站立唱國歌；主席誦禱文，詩班唱聖誕歌，全體和唱，至信徒魚貫步出禮拜堂時，院內燃放炮竹來慶祝；

3. 同樂會：中午十二時，全體信徒進行聚餐聯誼活動，以遊戲、化裝、演講、電影、幻術等節目相娛，以不違反道德標準為限；

4. 平民活動：晚上召集附近的苦力和貧苦兒童，贈予晚餐和實用衣物以渡隆冬，藉以提供肉身上的幫忙和精神上的慰藉。

王氏指出只慶祝高高在上「道成肉身」的救主而忽略地上勞動的耶穌作為主題，是違背聖誕的宗旨；耶穌誕生的目的是將喜悅帶到社會的勞苦大眾。故此，他呼籲信徒效法耶穌到民間去，改善農民工人被經濟剝削、卑於文盲和改變他們的迷信風俗，¹⁰ 體現耶穌「你們作在最少弟兄一個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的精神。¹¹

王氏對聖誕崇拜的提議，除了為中國信徒提供慶典中應有的熱鬧氣氛外，更透過經文的教訓、中國式的音樂和詩歌、佈置和擺設，喚起信徒對聖誕節期內涵的關注；而晚上的聚餐和贈送衣物，更是聖誕節最重要的神學意義：實踐關懷與服侍。這種以中國傳統文化包裝的聖誕禮儀，對當時的信徒是親切的，慶典後的種種活動既可體現基督對貧苦百姓的關心，也可洗脫其遠離群眾、高高在上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為當時的中國基督教洗去協助外國資本家欺壓百姓這種政治指控，讓基督教反璞歸真，成為進入平民的宗教。

至於周日崇拜禮儀方面，王氏觀察到在一般周日崇拜中，是會眾由唱讚美詩、低頭祈禱，聽牧師講道，然後一哄而散離開教堂，並喋喋不休地批評牧師講道。王氏質疑整個過程是崇拜嗎？他認為崇拜不應只集中聽道部份；崇拜是提高人的精神生活、滿足心靈的渴求。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創造具本地色彩的崇拜儀式。王氏將崇拜與聚會講經分開，在教堂內不同地點進行。崇拜有崇拜之室，崇拜禮堂的佈置：四壁懸掛精神修養的圖畫、設立香案焚檀香、陳設十字架、設

座位和蒲團，讓信徒自由靜坐、跪禱、默想或翻閱聖經；聚會有聚會之所，專作演講及舉行各種典禮之用，講經室有定時的講經，公禱和唱詩，詞曲由中國人自己創作，講經者不一定是牧師，男女皆行，惟必須有充分的修養，講經不超過二十分鐘，講經完結後聽者可質疑辯難，公開討論。

此外，王氏認為，其實信徒對牧師講道的議論，正反映信徒對牧師的不滿和渴求，故此，王氏建議牧師扮演禮儀施行者的角色，牧養責任由牧師轉移到信徒互相牧養身上，透過讀經辯難，這有助信徒在知識水平或是實踐教訓上都得以提升和深化，為互相牧養提供基礎。這種建議還可以鼓勵信徒自主團結，並不再完全依賴牧師的餵養，達到真正的自養。

王治心的本色化神學對今日香港教會的一點啟迪

王氏的本色化工作，對於今天香港教會也有參考價值。

第一，他將「孝」的觀念與基督教作出處境性的整合和重新的詮釋，給今日香港的清明節、受苦和復活節，有一點啟發性意義，我們可藉這些節期，一同紀念先祖、上帝和耶穌為人類的受苦與復活；沒有他們的恩典，便沒有今天的我們。

第二，昔日中國二十年代「到民間去」的口號成為教會實踐信仰和關心的方向，聖誕節成為他們實踐的機會。今天的信徒呢？那些被裁員、長期失業、被歧視的邊緣社群是否成為香港教會需要關心的對象？還有什麼節日成為他們實踐的機會？

第三，他倡議以本土國樂、詩經詠頌來增加崇拜氣氛，為崇拜注入新元素，對香港教會崇拜是有一點啟迪。香港的教會應該尋找屬於自己本地的崇拜文化，只是抄襲北美的崇拜方式，以短詩、組織樂隊

構成崇拜的一部分，來提升崇拜氣氛是缺乏創造和懶惰的表現。

此外，香港信徒對崇拜講道的內容進行評論已經成為普遍習慣，不是二十和三十年代才有的現象；王氏提出從崇拜中抽出講道部分，在另一時地進行辯難，對於執著崇拜禮儀神學的人會視為破壞崇拜的完整性，但另一方面，信徒的評論正表達他們對講道的不滿，因為一篇講道既不能滿足各類信徒的需要，倒不如以講座形式討論信仰實踐的方法，為遇上實踐困難的信徒提供機會，彼此分享和交流解決的方法，豈不是更務實面對問題嗎？

本文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文學士、香港大學文學碩士、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神道學碩士畢業生；現為中文大學研究院宗教及神學部哲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旨趣為中國及香港教會史。

¹ 根據黃錦暉的考証，王治心過身為1968年，享年87歲，並非查時傑所推測的1953年，參氏著：《文化調和——王治心的基督教本色化思想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哲學碩士論文）（未發表）1999年，頁31-34。

² 梁家麟：〈基督教與中國祖先崇拜：一個教牧角度的回應〉，《中國祭祖問題》（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7），頁188-189。

³ 庠生與茂才、博士弟子員等歸入俗稱「秀才」的等級，擁有秀才資格便可參與地方上的鄉試，考取舉人，擁有清未科舉中取得最起碼的資格或功名。參劉虹：《中國選士制度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頁376-381。

⁴ 王治心：〈對於一個奮興會感想〉，《興華報》19年，12冊（1922.4.5），頁15。

⁵ 王治心：〈大學教學的回顧〉，《天風》133期（1948.8.14），頁6-8。

⁶ 王治心：〈五卅事變與教會之影響〉，《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第9期（1927），頁25。

⁷ 李金聲：〈讀王君治心留別本報有感〉，《興華報》14年3冊（1916.1.17），頁22-23。

⁸ 王治心：〈中國基督徒之本色家庭生活〉，《文社月刊》1卷7期（1926.6），頁65-66。

⁹ 王治心：〈家庭基督教〉，《天風》150期（1948.8.14），頁4。

¹⁰ 王治心：〈今年聖誕的新使命——到民間去〉，《文社月刊》3卷1期（1927.11），頁30-33。

¹¹ 王治心：〈本色的聖誕的慶祝〉，《文社月刊》2卷1期（1926.11），頁79-81。